與博士聊天--博士教官不怕當老學生

人物

【記者許耀云專訪】不一定絕後,但絕對空前,七十五到七十九年間以空軍官校公費在本校拿到化學博士的校友,我們的「博士教官」——許進福。

「現在要到我的花園拍照?不要啦。」愛「捻花惹草」的許進福,儒雅地笑了,接著叨絮「夏天沒什麼好看的花,如果是入春之際,就可以以『長壽花』為背景……」他對自家五樓的庭園植物如數家珍起來。

在本校(化館)實驗室,許進福拿起儀器,他推了推銀色細框的方形眼鏡,對於儀器的反應是一板一眼、精確極了。「我想我不是一個好軍人,老實說,現在已失去那種儀態了。」分別於六十八、七十二年畢業於中正理工學院化學系、應用化學研究所,再入淡江化學研究所進修的校友許進福說:「十年前還有軍人樣,在岡山的空軍官校教書時還很『兇悍』,現在內斂多了,只想『飆』女兒……」

「我沒有碰過頑劣的學生!」深吸了一口氣後,許進福肯定地吐出這句話。許進福說:「桃李滿天下的感覺真好!」他表示,走在路上碰到學生,連名字都想不起來的學生,拉著便去聊天。「在那相認的時刻,就會覺得一台灣真

八十六年才轉軍訓教官的許進福,回想起當時在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台灣系的學生,滿足地選第二年,那些寶月蛋的很可愛,常都。」是個學期許進福在下老師化學系開「儀器分析」課程,學生在期末考卷中寫「老師的用心大家看得見,報自己出錢印資料給學生……」許許多多為人師的點滴美好回憶,都在許進福發亮的眼、微等的嘴角裡顯露。

為人夫、人父、人師、教官、學生的角色組中,許進福毫不猶豫地說:「我最喜歡為人師的溫馨感覺!」但他的人生列車開到十字路口,角色組將要重組。

四十三歲的許進福當軍人已過二十個年頭了,他說:「在我這個人生階段,工作該是一種樂趣。」退休後有終生俸的他,這一、兩年想回學術路子,已開始規畫另一階段的人生藍圖。

他的第一步是,在職進修。王如春兼任教授的課上有一個「超齡學生」。仔細一瞧,是認真的許進福,「超齡?不會吧!我還看到一個五十多歲的咧。」許進福抱持著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為他的生命轉折加油。聽課、做實驗、兼課,他正一步步往他所嚮往的路走去「專心於學術和實驗。」

工作、進修之餘,許進福走入大自然。他的時間被切割地很瑣碎,只能忙裡偷閒。「老二七月考高中,我七、八月帶暑修,今年的暑假顯得好短。」許進福卻有另一種滿足,他說,帶著妻兒、與三五好友相約到三芝的青山瀑布。「那種感覺好寧靜,雖然走得汗流浹背,但碰到涼涼的溪、看到清澈的水,真是一種心靈的享受。」

在淡江求學的日子,是由魏和祥教授指導,「他提攜後進的理念,不因自己成名而自滿的胸襟,最教我推崇。」想起那段趕實驗,常半夜兩、三點取數據做研究的日子,他說:「是苦了點,但收穫很多。」他還是大學的十個同學中,最快拿到博士學位的學生。

沒有軍人的外表,卻有軍人的精神,許進福的耐力和生命力,在他兩顆梅花和藍色制服下的心中,一直地鼓動他飛向更豐美的明天。

